



皇清經解卷一百三十七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

文公元年  
至六年

蕭山毛檢討奇齡著

文公

公名興僖公子毋聲姜夫  
人出姜懿懿惠愛民日文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周制遭喪卽位踰年改元其改元時自當在既葬之後然或冬盡遭喪遽當歲首則雖未及葬而已卽有改元卽位之事此文之卽位所以在葬僖之前也胡氏不識典例謂新君卽位必當告廟既當告廟則必易服而離次未有初喪服始成而卽可易服可離次者故太甲告廟伊尹攝行康王卽立尚未成服其言甚辨殊不知改元卽位商周不同商制踰月改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一

元尚書孔註謂成湯十一月死太甲十二月改元周則踰年改元商祇一卽位周有

兩卽位遭喪一卽位踰年兩卽位說見前毋論此時卽位是逾年卽位與遭

喪不同而卽以遭喪言從來喪中卽位並不告廟商書祇見

厥祖周書三宿三祭皆是倉皇之頃急就殯宮而奠之謂之

奠殯並無入廟饗告之禮胡氏誤讀尚書遠據堯舜禪受上

格文祖而不識周制周凡國君將薨則先禱于廟及甫薨又

復于廟以衣呼復至既薨之後則宗祝歛羣廟之主藏于太室以

示弗祭天子七月而後祭諸侯五月大夫士三月當是時寢室楊然主尚無有亦

安得有廟之可告若謂太甲奠殯伊尹攝行則尚書明言嗣

王見祖太甲儼在未有身親臨奠而可云攝者且商周異制

高宗三年不言與康王八日作誥迥然不同故論語于百官

總已日古之人皆然以爲此古制也孟子于五月居廬未有命戒日魯宗國莫之行滕先君亦莫之行數語始明不然豈有三年喪並未行者以爲從來周制無此事也至謂康王卽位在成服前則尙

者書本文顯有時日成王以乙丑日崩卽于當日迎康王入寢宅憂恤宗則已儼居喪次矣乃越三日丁卯而作冊又越七日癸酉而後卽位諉羣臣考之通禮天子七日而殯殯而成服而周制則大夫以上皆以死之明日起數則自乙丑至王申已七日成服至癸酉則八日矣是成服之後又越一日夫然後卽位作誥成服者不必不易服居次者不必不離次也至于釋冕反服則正以易服之故至事畢而然後釋去麻冕反服喪服而胡氏又誤以反服爲成服夫反者還也禮所謂既除喪已反服其服是也會成服而反服也乎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二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杜氏日日食不書朔官失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氏服字王朝大夫據傳是內史官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雜記諸侯五月而葬今僖公以去年十一月薨至此已逾一月矣故傳以爲緩若杜氏謂是年三月閏并閏數之是七月始葬則葬與喪服無數閏者杜說非也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此襄王也錫公命錫文公命也毛伯毛國伯爵以入爲卿士

遂世爲王臣而食采于毛者凡諸侯新立王有錫命則錫瑞之命也周禮大宗伯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公執桓圭侯執謂之命圭以命而後錫也諸侯既薨王亦有錫命則策誄之命也周制王遣卿士下弔錫以哀詞謂之追命以追敘其德也前此錫桓公命是錫追命與昭七年王使臣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例同此錫文公命是錫命圭與僖十一年天王使內史過錫晉侯命侯受玉卽圭不敬例同公羊以錫命爲賜服此據諸侯七命冕服七章而誤者若胡氏據穀梁歷引詩序以爲王無來錫之禮是烏知春秋本文自有典例不煩詩

序乎

晉侯伐衛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三

衛成公屢爲晉執讐晉不朝且侵鄭焉

以鄭服晉也

晉襄在祥練

之間使告諸侯以伐衛至南陽用先且居謀朝王于温而轉使胥臣伐之圍戚衛邑取其地獲孫昭子而還守戚者其轉遣大

夫而仍書晉侯從初帥師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何休謂喪聘誤得臣者叔牙之孫

衛人伐晉

前晉人伐衛衛使告于陳陳共公不平謂晉衛敵也不朝而伐之圍其邑俘獲其守臣何其甚也盍報伐之乎衛以爲然遣孔達帥師伐晉報圍戚也左氏曰君子以爲古以爲庶見

古道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公孫敖魯大夫慶父之子時晉侯取戚而疆其田故往會之  
此與宣十九年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昭十一年仲孫纘會

邾子于稷祥例同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頹

公穀作髡

傳楚子將立商臣爲太子令尹子上沮之不可旣又欲立庶  
子職而黜商臣商臣乃與其師潘崇謀以宮甲圍楚子楚子  
請食熊蹯而死弗聽遂自縊商臣立以其室賜潘崇使爲太  
師且掌環列之尹

公孫敖如齊

禮凡君卽位卿出並聘傳曰穆伯如齊聘禮也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三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四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前此殺之役晉人旣歸秦帥或以罪孟明秦伯曰是孤之罪  
也仍使爲政至是秦謀報復重遣孟明伐晉戰于彭衙更爲  
晉所敗晉人謂之拜賜之師

以孟明言三年將拜君賜故諱之

但彭衙不知

何地公穀註秦地而杜氏亦云馮翊郃陽有彭衙城如此則  
仍是晉伐秦非秦伐晉矣此必註有誤者若晉侯本禦秦而  
反稱晉侯及秦者以晉襄有意伺敵身親帥師雖名爲客應  
而實則主之故書法如此胡氏必以此爲晉侯罪則不然此  
與僖二十二年楚人來伐宋而反書宋公及楚人例同

丁丑作僖公主

據傳凡君薨卒哭而耐耐而作主

言因耐作主非耐後始作主也

而考諸禮

文則卒哭在虞祭之後耐又在卒哭之後太抵諸侯之禮五

月而葬

天子七月諸侯五月

葬日即虞而諸侯有七虞

天子九虞諸侯七虞

之明日然後卒哭

雜記天子九月而卒哭諸侯七月而卒哭此戰國言禮與周制不合

卒哭之

明日然後以主耐廟

士虞禮明日其班耐

是作主在五月之後耐廟

之前率以卒哭爲度

率哭日當主成

今僖薨在三十二年十一月而

文元年四月始葬則逾一月至二年二月始作主則又逾十

月故傳曰緩曰不時此實錄也何休公羊註不檢經文謂逾

十九月既已誤矣又公羊謂喪有二主一是虞主一是練主

謂練時別作一主

則遍考諸禮文並無其事且曰虞主用桑練主用

栗則國語晉文設桑主在獻公久喪之後並非虞時即論語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三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五

問主以松以栗則栗固有之然未聞期練時可易主也若穀

梁依附公羊分喪主吉主且曰吉主于練壞廟易檐亦于練

謂新主將入廟而先壞舊廟而易其檐皆當在練祭之候則

又全不知周制者周制君薨即斂羣廟之主而藏于太室以

五月不舉祭也至耐之前一日則以新主將耐廟而先迎羣

廟之主以還舊廟使新主可耐然耐主之禮第迎新主于祖

主之旁而祖孫並祭之

禮所云孫從祖

祭畢即迎主還寢而羣廟羣

主則仍安舊廟以便行祭左氏所謂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

者至禫後喪畢夫然後遷主人祧而禘新主于廟焉是練祭

之時羣主正在廟並非虛廟豈有先君之父儼居此中而司

易其檐毀其屋者公羊道聽不曉耐廟之非吉禘故吉禘莊

公不解何祭而此又疑卒哭而耐不無太急因創爲期練之

惟兩耐故耐造兩主以爲卒哭行祭先用喪主而期練卽吉則始作

吉主人耐而不知練祭非吉祭耐廟非禘廟期年非遷廟之時祥練無致主之禮古禮與周制無一而可吾故曰公穀言禮皆戰國儒說往與春秋多不合非虛語也

三月己巳及晉處父盟

據傳晉人以公不朝晉襄初立魯衛俱不朝來討公如晉晉使陽處父

盟公以恥之是公親至晉而晉侯不出會但使大夫與公盟則辱甚矣故不書如晉并不書會于何地一似不知有晉并不知是盟之在晉地者此文例也此所謂春秋諱辱之書法也若大夫與國君盟則禮例有之並無貶義其書及與成三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六

年及孫良夫盟同書處父無氏與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

蔡叔盟于折同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公穀作垂畝

晉以魯衛俱不朝伐衛討魯故公如晉尚未還而晉復討衛以衛方抗晉未能平也前此晉侯彊衛田時公孫敖曾往會晉侯于戚而衛之伐晉則陳共公勸成之故衛遣孔達帥師以圖報復而不虞衛之非晉敵也至是陳共公不安乃邀敖并諸侯求成于晉而晉使士穀受成因有是盟是時陳侯并執衛孔達以求說于晉以爲前此報伐實孔達爲之經不書者爲諸國諱也但公尚在晉敖不受公命而出似乎過專舊註謂命卿守國例得專行故經無貶文且于同惡相恤之義

有并切焉若謂土穀能任事貴而見誓則天下有君使之受成而可告不能者乎土穀土薦之子垂隴鄭地名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杜云周七月今五月也不雨足爲災而不書旱者以未爲禾稼害耳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者吉禘也

見閔二年傳

竹書吉禘于先王許慎謂三年喪畢

則致新死之主于太廟而合羣主而祭之本謂之禘

公羊稱大禘

其又名禘者以諦視昭穆故也但禘須禫後一月土虞禮稱

禫月吉祭猶未配妣故必當踰此禫月始可行吉禘之祭而

禮記又謂吉事先近日謂禫祭以前其卜日皆先遠日從下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七

旬起卜而此是吉祭可先卜上旬是明明于禫祭之後改月

卜日

上旬必須月初

在二十七月之後今計僖薨至此祇二十二月

其于再期之祥尚闕三月而遽行大事則非禮矣至躋僖公

則又一失禮事而連記者據傳僖公是兄閔公是弟而閔先

兄立其于四親廟中已在禰廟今僖將入祔而宗伯夏父弗

忌欲依兄弟爲先後因易其昭穆令閔仍在穆而升僖公于

昭廟謂之躋僖然而逆矣

孔子譏臧文仲經逆祀

嘗考廟次與世次不

同世次以倫欽言而入廟之次則一以傳位之先後準之國

語云工史書世世卽世次如曹爲文昭晉爲武穆是也又云

宗祝書昭穆昭穆卽廟次如懿王姪而孝王叔則孝之嗣懿

姪昭叔穆以姪先入廟而叔繼之也平王祖而桓王孫則桓



之嗣平祖昭孫穆平不得有子在穆則桓亦不得有父在昭也蓋昭穆者父子之別名凡昭卽是父穆卽是子而祖禰者則又祖廟父廟之定位凡先入禰廟卽于新君爲之父而繼入祖廟則又于新君爲之祖是以就世次言閔僖本兄弟而就廟次言則在閔僖爲君臣爲父子而在文公則僖爲禰而閔爲祖故宗有司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言僖未入廟時閔踞父之廟而先僖而食者且三十三年僖在位之年不皆祭禰之年不可爲不久也舊以父子喻君臣謂君卽父臣卽子非是而公羊又曰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以爲祀有何逆如文公之先父禰而後閔祖卽謂之逆舊謂禰是親祖是莊非是然則僖不得躋閔廟次之不得同世次有斷斷者若何休又云兄弟同次不分昭穆魯惠南向則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八

隱桓皆北向莊公南向則閔僖皆北向其所云升亦但同向分上下耳則不然毋論宗祝所爭明爭昭穆與所言不合而卽曰同次同宮耶抑異宮同向耶同宮則一廟無二主必欲通變或中一以禰如閔僖一祖一禰已踞二廟而僖復有弟則禰之閔僖謂之間一禰祖父謂之孫從祖一正一傍不得同向而苟其異宮則諸侯五廟二昭二穆閔僖旣兩穆尚得有隱桓耶無隱桓尚有惠耶且莊已在昭二矣閔可在穆一耶夫南向北向就太室合食言之而合食之次卽東西分宮之次無二次也休但以合食妄論而不知于宮廟之位有大戾者周禮盡在魯何可使言禮舛錯如此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晉復連諸國大夫伐秦報彭衙之役取汪及彭衙而還此大

夫帥師而不以名告卽不書並無貶例

公子遂如齊納幣

此不知月日然傳稱有禮則必在十二月再期後矣納幣說

見前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據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潰者眾散也沈

小國名

夏五月王子虎卒

王子虎者卽王叔文公也前此僖二十九年經書會王人盟

于翟泉傳以王人爲王子虎則虎本王子子而諡文者凡有諡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三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九

必有爵其但稱王子杜氏以爲必天王命赴故特書其親不

書其爵禮或有然若公穀謂虎是叔服卽元年來會葬者以

新使乎我故來赴則叔服爲周內史傳稱內史叔服能相人

會爲公孫敖相二子者此別是一人非子虎也

秦人伐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地晉人不出乃自茅津濟

河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是時帥師當不出孟明而並不指

名故書人凡人皆國之通稱原不以將之尊卑師之多寡爲

言不然晉人不出豈卑者不出乎抑不出之師有多寡乎說

見前

秋楚人圍江

江小國名見僖二年

雨螽于宋

雨螽傳謂螽隊而死故如雨不然冬螽飛無如雨之理此不以災書以異書者而穀梁獨曰災甚茅茨盡矣著于上見于下謂之雨謂如雨之待穿屋而下也則安見螽之南宋必屋下地乎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傳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改二年處父之盟公如晉及晉侯

盟晉侯饗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晉侯降辭登成拜禮凡君燕臣臣降階再拜君辭之則升成拜此拜下禮也今公謙亦降階將拜而晉侯亦降階辭之故升成拜

嘉樂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穀無以字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三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十

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即王叔文公之子晉陽處父伐楚以

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帥師者今聞晉來伐徹圍而還

其不書王人者以桓公不帥師便不得書諸國大夫後也按

城濮之戰晉文伐衛以致楚此則晉襄伐楚以救江其用計

雖同而此為較正但江黃楚屬不當與爭齊桓會江黃而楚

滅黃此以救江黃楚反滅江不惟為德不卒且以一救而滅

之矣胡氏動輒云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今晉襄繼文思逞而

此又先告天子宜無所議乃復曰宜合諸侯則是樓伐勝征

討矣且曰獨遣一軍遠攻強國必不能濟故書此以為春秋

紀用兵之法則向使晉如法以行令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

略陳蔡而南而江已滅之久矣且此時之晉能必齊秦之皆

至平今師甫至楚而圍江之師卽撤之而還則救似有濟而特惡其不終救而反致滅也則仍是罪耳

四年

春公至自晉

前垂隴之盟晉於魯衛皆受成焉今魯復就盟而衛憾亦釋

囚于公還時并釋孔達歸于衛曰此衛之良也

二年衛執孔達說晉衛

侯亦如晉拜焉

夏逆婦姜于齊

此文公娶夫人也禮娶大國以上卿往迎此以所迎非上卿故不書然非禮矣若稱婦姜則並無貶例凡娶在家稱女在途稱婦兩皆可稱此與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宣元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十一

年夫人婦姜至自齊例同公羊謂此所娶者必齊大夫之女以非國君女故賤之穀梁謂不書卿逆者公自逆也稱婦者公自逆而卽在齊成婚也是不據策書不考史事一如唐人作賦得題但取題中字憑臆揆造嗟乎春秋此時已亡矣若胡氏謂文公喪娶禫制未終而逆女故貶稱婦則試取夫子經文較之僖以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此四年夏已四月矣天下有四月十月而禫制未終者乎或曰此云禫制以納幣時言前此納幣在二年之冬則正值二十五月爲大祥易服之際故原意誅之則春秋書法未有誅納幣而貶逆婦先王制禮亦無有當大祥而稱禫制者其爲理之難通已非一節且周制二十五月卽可娶婦考士虞禮荀子三年問諸書無

不曰二十五月而免喪而曾子問曰免喪則不復昏禮乎言  
必當昏禮也是再期大祥原可娶婦並不待禫服之終制與  
否而况納幣非娶婦大祥不禁娶而謂禫制禁納幣乎向子  
避人在禹州與客論三年喪制予堅執三十二月因作三年  
之喪不折月說見喪禮  
吾說篇然猶斷言嫁娶之期在禫織以後雖  
非再期然亦不必盡三十二月蓋不以一禮廢諸禮有如是  
矣儒者注經貴有貫穿豈可釋春秋以禮而茫不識禮制乃

爾

狄侵齊

狄爲齊桓所懲久矣至是  
以齊昭勢稍衰因屢侵之

秋楚人滅江

惟秦伯爲降服出次  
不舉曰於滅國也

晉侯伐秦

皇清經解

卷百三七

毛檢討春秋傳

三

晉侯伐秦圍祁新城以報王官之役其書侯以親帥師也胡  
氏不知例以爲書晉爵者正所以深善秦伯夫稱築爲帝而  
謂之尊堯可乎

衛侯使甯俞來聘

甯俞衛大夫卽甯武子也公與之宴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  
不答賦公使問故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肄業習  
樂也昔諸侯朝

王而王宴之則賦湛露諸侯獻功而王賜之則賦彤弓何敢  
于大禮以取罪戾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此禮例也夫人者莊之媵僖之母也媵無稱夫人者惟其子  
嗣位則母以子貴正名夫人以子旣爲君則邦人上下不敢

于君之母有異稱也但適夫人在則喪葬諸禮不能備文至適夫人薨而耐姑反哭成喪諸禮無一不備則并書曰葬我小君某氏所以正其爲夫人之禮也今適夫人哀姜早已死齊則此稱夫人後此書葬于禮最宜而胡氏以爲越禮誤矣

詳見喪禮  
吾說篇

春秋書法謹嚴全在比例後此以子貴正夫人者

三一宣八年一襄四年一昭十一年皆先書夫人某氏而後書葬我小君某氏前後一例並無異詞則此在魯行之謂之禮而在史官書之卽謂之例故曰此禮例也胡氏不識禮例先以此極貶風氏而後于敬羸則與此所貶不合無所置喙但曰無如何夫無如何而可以註經也乎風氏卽任氏後何休曰任宿顛臾之姓

皇清經解

卷百三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三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此襄王也榮叔者王國大夫榮采而叔字者禮有飯含謂以物實死者口也周禮王府大喪共含玉杜氏註珠玉曰含賵者贈喪物也

見隱元年

周制天子有贈送諸侯小君之禮其贈物

等數惟二王之後有含有禭有賵有賻四者俱備若諸侯則含且賵而止小君亦如之是歸含且賵正與贈諸侯小君禮合無所過也胡氏不識禮又不識例妄謂天子贈諸侯之妾廢王法而亂人倫故天王削天以貶之夫母以子貴正名夫人在前已言之屢矣猶是諸侯之妾則已耳旣正名夫人正名小君則書薨書葬是禮來賵來會葬亦是禮未有在本國

已赴告薨葬而反罪天子以贈送者况書薨書葬在後此宜八年襄四年昭十一年已有成禮書贈書天王則前此隱元年已有成例吾故曰此是禮例其不書天者闕文也說見前若公羊謂含贈宜二使今兼使非禮則雜記云諸侯相弔含襚贈臨同日而畢况天子乎穀梁謂贈早含晚兩不及事則邦國異地赴告不迭從未有能逮事者故諸侯既殯來含則以葦席承含物既葬來含則以蒲席承含物明殯葬之後皆可致含未嘗晚也若贈則將葬以前先贈車馬正是及時而又以爲早何與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正名小君反哭成喪則書葬禮也此與宣八襄四昭十一年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三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古

書葬例同胡氏以二夫人耐廟爲亂倫失禮則禮凡葬後無耐廟者雖天子諸侯廟制無考其繼室以子貴者或別立一廟如隱元年考仲子之宮類要之當其葬後卒哭則必先耐廟而後三年而始易廟焉雜記所謂主妾之喪則主人自耐是也若三年八廟則後世天子祇以一帝一后爲太廟之制其于春秋以前禮未知若何如以大夫士禮推之則凡諸妻妾無不同廟小記云婦耐于祖姑廟制孫從祖故孫必問一位而耐祖祖姑有三人則耐于親者三人謂適與繼與妾也或云一適二繼則繼何限于二適孫婦耐適祖姑繼妾之孫婦耐繼妾祖姑則妾不在廟乎又云妾耐于妾祖姑夫妾不入廟而可有在廟之妾祖姑

乎

王使召伯來會葬

穀梁作召采地

傳召昭公來會葬禮也

伯魯

夏公孫敖如晉

三年冬公與晉侯盟此修好焉

秦人入郟

初郟叛楚即秦今又貳于楚故入郟入例見前

秋楚人滅六

六人叛楚即東夷故楚滅六六國今廬江縣

是年冬楚又滅蓼臧文仲聞之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

二國皆臯

陶德之不建民之無援

無大哀哉國援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五

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欲求好于陳故聘之且娶焉行父季

友之孫即季文子也是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二子為殉

稱三不告故不書

秋季孫行父如晉

季文子將聘晉聞晉侯疾使求遭喪之禮以行

謂喪中所用幣物

氏曰論語所謂三思此其一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公羊驩作驩

傳晉襄公卒靈公少

靈公適子穆嬴所出

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

盾趙請立公子雍

襄公庶弟杜祁所出

賈季即狐射姑曰不如立公子樂

亦

公庶弟懷

趙孟曰樂母淫且賤班在九人樂僻處在陳無援

雍母杜祁

杜伯之後祁氏

讓偁姑

襄公母

而下之又讓季隗

秋女故班四



而雍仕秦爲亞卿焉乃使先穀士會如秦迎雍賈季亦使召樂于陳趙孟乃伺樂至郟晉地使殺之孟之專而無禮如此餘見七年晉先蔑奔秦傳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穀梁晉狐射姑下別作一節射作夜

前五年晉趙衰欒枝先且居胥臣皆卒至六年晉蒐于夷晉地

舍二軍先蒐清原作五軍今復三軍制改擇諸將佐以補趙衰等三軍之闕

已使狐射姑卽賈季狐偃之子將中軍趙盾衰子佐之而陽處父至自

溫從使衛返改蒐于董亦晉地易中軍盾爲帥射姑佐之陽故黨趙氏至是

日盾能使能國之利也及晉襄卒既葬賈季怨陽子之易其

班也使續鞫居殺處父十一月晉殺續簡伯鞫居而賈季奔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七毛檢討春秋傳

六

狄按賈季以私怨實殺上卿而經書晉殺一似假國刑以貫其罪而實不然者季使續鞫居殺處父而鞫居已正法則賊已有人而賈季之罪反匿不著故策書有晉殺續簡伯而簡獨不書但曰晉殺陽處父則此時先君已葬而新君未定誰殺之者是一書晉而必求其故以得其人此文例也公羊道聽造言晉君欲將射姑而處父諫沮及處父出射姑入而君與射姑言之射姑怒遂出刺處父于朝而走則一時之事此時晉襄方葬晉靈未立不知此君是何君無理極矣穀梁襲其說頗知難通因作爲兩時之事謂晉襄與狄戰射姑爲將處父請公易趙盾而公見射姑而泄其言及公死射姑殺處父則晉襄何人其沉密有算歷見成事豈有直告所言如蜀

漢五代諸愍主者且晉自五年之冬諸將佐卒至六年春復置三軍然後補盾與射姑而其年甫秋而晉侯卽卒並無狄侵晉與晉伐狄之事穀梁徒以射姑出奔狄而遂曰晉與狄戰此思饒公羊之闕而仍有漏者乃胡氏又遵之何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告月作廟

告月告朔也周禮太史頌告朔于邦國鄭玄云天子頌朔于諸侯諸侯藏諸祖廟至月朔則朝于廟告而受行之其告廟之禮則諸侯用特羊論語所云告朔之餼羊是也至告朔畢則卽以是日聽視此月之政謂之視朔亦謂之聽朔玉藻天天聽朔于南門之外諸侯皮弁聽朔于太廟是告朔視朔本是兩事文公此時但不告朔而猶視朔至十六年公四不視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七

朔則并視朔亦亡之矣但此是閏月公穀以爲原可不告朔如喪事不數閏類莖與喪服俱除閏數月閏者附月之餘日也則不然閏有氣有候氣候所至雖分屬前後兩月而逐候逐日皆有時政左氏所云時以作事豈可因閏月而并指之且不聞閏之爲義乎天子遇此月則聽朔于明堂闔門左扉而立于此中以聽此終月之政因作閏字象一王之居門內是閏以此名而反日閏不告朔謬矣祇朝廟有二解杜氏謂每月必告朔因朝宗廟是朝廟爲告朔設故曰猶朝于廟謂一事而不行在彼猶有行在此者如三望固郊而設而不郊而猶三望則謂之猶此本一事而分行者而孔氏疏謂是兩事告朔一事朝廟是朝享祭法所謂月祭者又是一事古者月朔必祭

廟不關告朔在月朔行之謂之朝享在歲首行之卽謂之朝  
正其曰猶者謂不行彼禮猶行此禮也按日祭月祭見諸國  
語然不明言祭于何廟而祭法則云王立七廟曰考廟王考  
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二祧享嘗乃止只時諸祭也  
侯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  
嘗乃止是諸侯月祭未嘗及祖廟也告朔在祖廟所云諸侯  
受而藏諸祖廟者而月祭朝享皆在他廟安可以祖廟之朝  
廟涵作月祭若歲首朝正則又合七廟五廟而並朝之其云  
朝正卽朝享朝享卽月祭皆非也孔氏言謬也

皇清經解卷一百三十七終

嘉應生員葉榦校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七

毛檢討春秋傳

六

皇清經解卷一百三十八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

文公七年至十八年

蕭山毛檢討

奇齡著

七年

春公伐邾

爲其滅須句也

三月甲戌取須句

公作胸

須句魯封內之國前此僖二十二年邾曾滅須句矣僖公伐邾取須句蓋取而還之也至是邾又滅須句文公又伐而取之乃不還其國而以邾公子在魯使守須句則絕太皞之祀忘君祖母之讎須句與僖母成風同姓縱隣小之暴一舉而三失備焉但前書取此亦書取似乎無別而實有別者凡取必我得之彼者也乃前既書取而爲我得矣亡何而今復書取是前此所取未必得也前取未必得而謂今取得之乎而于是檢之傳文所謂因經以見傳因簡書以見策書此書例也若其義則比觀其事而義自見者其于書例無與焉說見前

遂城部

部魯邑以備邾故城之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穀作王臣

宋人殺其大夫

傳宋成公卒子昭公立以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臚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莖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沮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邛昭公始得卽位而葬其不書殺者與所殺者名以殺者不得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八

毛檢討春秋傳

其人而所殺者又不得其故則略之一如策書之本無其事者與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僖二十二年宋殺其大夫例

同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蔑公作昧奔上有以師二字

前此晉襄卒時趙盾以靈公少迎公子雍于秦秦康公多與之徒衛以入尚未至也既而穆嬴

靈公母

日抱太子以啼于朝

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

出朝則抱以頓首于盾曰先君奉此子而屬諸子今君雖終

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盾患之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且創謀

距秦師秣馬蓐食

早食于寢蓐

潛師夜起敗秦師于令狐

秦地

先蔑與士會奔秦是傳有可疑者四前傳趙盾使先蔑士會迎公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三十六

毛檢討春秋傳

二

子雍于秦而雍尚未至則此時先蔑當在秦也經云晉先蔑奔秦正以先蔑從秦來而晉敗之故還奔此瞭然者今晉師拒秦而云先蔑將下軍疑一拒秦之謀創自趙盾盾曰我受秦則實不受則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則秦將生心然後夜起以進兵而傳于盾謀之前已早有禦秦之師行及葦陰疑二先蔑既將兵禦秦已及葦陰是先蔑本拒秦者也及令狐之敗而又奔秦疑三士會隨先蔑使秦未知其在秦與否若禦秦之師則歷數有人並無士會在軍也及先蔑奔秦而士會從之疑四凡此皆策書稍脫而傳輯其文而必有誤者若其事則盾實無道擅廢立起隣釁殺樂拒雍走賈季先蔑士會罪大惡極亦第書其事而義自見者公穀必以經書人

爲先菽貶夫先菽何貶焉

狄侵我西鄙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鄭地

公以晉侯之立與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其不書諸國名者以公後至未嘗以國通也此與後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十七年諸侯會于扈並同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泄盟泄公穀作菘

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以聲已辭乃爲襄仲穆伯從弟聘焉至是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泄盟且爲仲迎婚至鄆陵見之美自娶之襄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三十六

毛檢討春秋傳

三

仲請攻之叔仲惠伯叔牙孫諫于公使兩皆不娶而返之莒焉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是月秦伐晉取武城以報令狐之役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晉以扈之盟公後至來討故報盟焉衡雍鄭地名

乙酉公子遂會雜戎盟于暴雜公作伊雜

時雜戎將伐魯遂不及復君故專命與之盟所謂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此與莊十九年公子結及齊侯宋公盟同暴鄭地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無而字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冬 公作嫁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公穀宋司城下別作一節

據傳宋襄公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祖母夫人因

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

公子卬卽前樂豫皆昭公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

公子蕩致節于府人而出因來奔傳又云公以其官迎之禮

故迎以原官焉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三十六 毛檢討春秋傳

四

求金卽求賄供墓用也不稱王命者未葬也未葬不稱王無命此與

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賄例同毛伯見前

夫人姜氏如齊歸寧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公穀辛丑下別作一節

公不親往而使卿共葬事非禮也說見隱三年天王崩傳得

臣叔牙孫卽莊叔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前此晉蒐于夷晉襄將登箕鄭父先都爲上軍而使士穀梁

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乃以狐射姑狐偃子

將中軍而趙盾趙衰在前及禦秦師又奪蒯得田于董

陰在前至是箕鄭等賊殺先克晉人討賊乃殺先都梁益耳

七年

其不書賊殺先克者以不告故也大抵國殺大夫原係重事然告則必書不告則不書並無義例而至于書例則第書其事而其義自見亦並無書名書人之法行乎其間如此稱晉人謂彰國討書先都者謂正賊之名則前七年宋人殺其大夫是大夫爲賊殺者也而彰國討可乎前六年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夫陽處父爲賊殺者也乃又書其名然則賊書名爲賊殺者亦書名可乎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此亦晉討賊書也事見前傳其不同月殺者以得情有先後也及者次及之也此及字與襄二十三年陳殺其大夫慶虎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三十八

毛檢討春秋傳

五

及慶寅例同穀梁不通書例謂箕鄭父累及之故稱及是以晉弑君及荀息宋弑君及孔父仇牧爲例失之甚遠而胡氏過遵穀梁遂謂三人中必有可從未滅者夫箕鄭父首惡而可未滅乎據傳尚有劓得梁益耳二人在經文外其討之周羅無少遺者以先克黨着是時盾爲政而恣刻情以行之故得如此釋春秋者當以此論事論世體夫子竊取之義而妄以書名書人書及矯強論說欲春秋不亡得乎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公穀公子遂下另作一節

楚人伐鄭

楚大

言于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

子師于狼淵

夫

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皆鄭大夫鄭及楚

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遼許大夫救鄭不及而還

其不書諸大夫名以不及戰不知帥師何人也左氏曰緩緩



不及也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作菽

此楚穆王也椒者子越椒令尹子文從子也春秋諸國來聘凡二十有八無不書爵者所以重往來之禮而尊王制也楚凡三聘魯惟莊二十三年書荆人來聘以此時甫通中國國號未定故不書爵此之書子則與襄三十年楚子使薳罷來聘例同胡氏謂書爵以進之誤矣若穀梁謂書大夫名者褒其來我則椒本令尹司馬氏楚卿豈大夫乎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三十六

毛檢討春秋傳

六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此秦康公也康公遠慕諸華欲修敬于魯無以為辭因翟泉之盟秦先公與僖公與焉因假其義以通好謂追贈僖公并僖公之母本隣國歸襚恒禮而周制合襚可致葬後

見子喪禮吾說

篇

是以距僖喪十年成風五年而仍為是舉甚盛心也但僖

與成風本是兩襚孔疏所謂二襚一使而并致之其先僖公者以僖先薨也其不言及成風者以成風君母公羊所謂子不可及母也此與隱元年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贈同其稱秦人與莊二十三年荆人來聘同其不稱夫人與仲子不稱夫人同胡氏不知禮謂削去夫人既已非是乃又襲穀梁說并僖公成風為一人謂是僖之成風夫婦為夫有母不為子

有其云惠公之仲子雖誤解經文然猶可通者以婦爲夫有也若云僖公之成風則母爲子有矣試一思之世有稱武王之太姒成王之邑姜與惠文之呂后薄后而可以成史書者乎何不通至是

莖曹共公

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前此令狐之役晉實無禮雖八年傳秦有取武城之舉猶報師也至是傳云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人伐晉取北徵則晉不謝過而黷兵負釁秦人之伐之宜矣何休無識以書秦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六

毛檢討春秋傳

七

爲貶以狄禮而胡氏遂謂不顧義理專以報復爲事夷狄之道夫不責施者以義理而單責報者已不倫矣况報者欲已而施者不厭誰則執犖禮而拱手聽之若胡氏謂少梁之取不見經則前此武城之取亦未嘗見經也此皆偏詞之無當者也春秋書例凡君大夫皆在軍而不知其孰帥師則稱國此與七年徐伐莒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例同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鬬氏楚大夫子西也宜申初爲商公旣而改爲工尹疑有讒于楚子者而心不安也乃與子家謀弑楚子事覺而殺之并子家焉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杜云義與二年同

及蕞子盟于女栗頃王新立故也蕞子見僖十年女栗地闕

冬狄侵宋一本與下文連作一節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公厥作屈

楚子會陳侯鄭伯蔡侯麋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弱我也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而聽命焉楚子乃田于孟諸而還其不書諸國者以次厥貉時

祗蔡侯也厥貉地闕

十有一月

春楚子伐麋公作園

前年次厥貉麋子逃歸故伐之

夏叔仲彭生會晉卻缺于承筐公穀無仲字筐公穀作匡

皇清經解卷百三十八毛檢討春秋傳

八

傳叔仲惠伯會卻缺謀諸侯之從于楚者承筐宋地

秋曹伯來朝曹文公也

公子遂如宋

傳襄仲聘宋且賀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此長狄也見後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魯地

此狄國號鄭瞞防風氏後漆姓也據傳秋狄侵齊至是伐我公使叔孫得臣追之敗于鹹獲長狄僑如時富父終甥為駟乘椿其喉以戈殺之穀梁稱瓦石不能害埋其首于子駒之門郭門名

命宣伯命名也謂名其子宣伯日僑如以旌已功初宋武公之世在春秋前鄭瞞伐宋

司徒皇父帥師禦之彫班為御獲長狄緣斯此僑如先世也而皇父

與車右皆死因賞彤班以門關之稅謂之彤門晉之滅潞也  
宣十五年獲僑如之弟焚如而三弟榮如在齊襄二年桓十六年鄭瞞

伐齊爲齊王子成父所獲埋其首于周首之北門周首齊邑

年榮如死時至宣十五年已一百三歲而次兄猶在則不知幾何年矣其季第簡如退而走衛

爲衛人所獲至是獲僑如又獲焚如而鄭瞞遂亡按此長狄

在鄭瞞國不知是君長與否四人焉得皆君長也且鄭瞞國人亦不必

皆長者若皆長則不當紀四人矣故但稱狄而不稱長狄此與後赤狄伐

齊白狄伐秦不同胡氏惑宋劉敞說以經文無長狄字爲疑

夫經但書敗而不書獲以賤夷狄而不矜所俘則略之蓋所

敗者狄而所獲者長狄也故傳曰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上

總稱狄下特稱長狄可驗也况少見多怪陋儒宿習魯語吳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一

毛檢討春秋傳

九

伐越噉會稽獲骨節專車以問仲尼曰此防風氏之骨也禹

會諸侯惡防風後至戮之在昔爲汪芒氏在周爲長狄氏漆

姓則長狄種系原有明證此固無可疑者祇魯語曰其長幾

何仲尼曰焦僮長三尺短之至也長不過十尺數之極也則

長止一丈而春秋考異郵曰長百尺穀梁身橫九畝廣一步長百步

畝爲五丈四尺杜氏云長三丈則未可盡信耳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鄭伯來奔

鄭公作盛

傳鄭伯卒鄭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鄭邾皆邑名來奔其稱爵

者必鄭伯既葬而後鄭人別立君也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此杞桓公夫人僖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者是也方桓公來朝時以叔姬有故請絕叔姬而無絕婚更以其娣為夫人公許之至是叔姬卒禮既嫁見出與室女同服故書卒其稱子者亦正以同室女故也不稱杞絕之也女未嫁而卒不書公穀誤

夏楚人圍巢

巢吳楚間小國

秋滕子來朝

左傳合下作一節

秦伯使術來聘

術公作遂

術即秦大夫西乞術也秦康公求好于魯先來歸櫜至是以瑒玉來聘魯使公子遂辭玉而禮遣之其不稱氏者史例略文與九年楚子使椒來聘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來聘並同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三十六

毛檢討春秋傳

十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晉地

秦晉以令狐之役交相侵伐至此思一決而臨戰並却謂之交綏綏者退也交綏交相退也據傳晉趙盾荀林父卻缺俱在軍用與駢之計深壘固軍不出戰秦用士會計謂趙有側室庶子曰穿好勇而在盍以輕軍挑之穿果出不利反怒曰稟糧坐甲惟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遂獨出宣子恐為秦所獲遂俱出交綏既而與駢請薄險穿與胥甲橫沮之乃止是時秦伯親在軍而不帥師故稱人餘無義例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公作運

諸鄆皆魯邑以遠偪他國故城之

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陳侯朔卒

邾子蘧蔭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自二年十年至此凡三見矣

世室屋壞世左傳穀梁作大

世室公羊云魯公伯禽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

稱宮其二世者以世世不毀為名然據明堂位則魯公稱文

世室武公稱武世室此但云世室不著何公者以立武宮在

成六年此時但有伯禽耳若左傳作太室則周公之廟洛誥

所稱王入太室裸係太廟中央之室在魯惟周公有之而穀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六毛檢討春秋傳

梁又云伯禽曰太室謬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無公字沓地闕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葵左傳穀梁公還

下別作一節公還穀無公字萊公作斐杜氏云己丑在十一月十一日萊鄭地名

傳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請平于晉及還鄭伯會公亦

以平晉請公皆成之鄭伯宴公而退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傳邾文公卒公使弔不敬邾人來討故惠伯報之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

新城宋地

傳曰從于楚者服陳鄭宋本從楚而今服晉且謀邾也見後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字彗也既見而移入北斗非常所有故書之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次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

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

人曰齊出獲且

定公名

長詞屈而還捷菑不稱國與莊九年公

皇清經解

卷百三十八

毛檢討春秋傳

十一

伐齊納糾例同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

長子穀

穆伯生二子于莒而求

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

不奉朝請聽政

三年而盡室以復

適莒文伯疾請曰穀之子弱

子即孟獻子年尚少

請立難也

弟惠叔

許之

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

卒于齊告喪請歸葬不許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齊昭公者桓之子潘魯媾也配叔姬無寵生子舍無威公子

商人

昭公弟

施于國而多聚士至是昭公卒舍即位商人乃于

七月之乙卯弑舍自立至九月而後來赴書例凡君立未葬

稱子既葬稱君齊昭以是年五月卒至七月而舍見弑是相距兩月尚未葬也未葬宜書子今以九月起則諸侯五月而葬已五月矣五月猶未成君乎遂乘其來赴直書爲君以正其弑逆之罪此文例也若公穀曰踰年稱君則與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以葬而稱君顯相悖矣說見桓十一年鄭忽奔衛傳

宋子哀來奔

傳宋高哀蕭封人也蕭邑大夫後爲宋卿至是以宋公不義出而

待放遂來奔此春秋之高蹈者雖來奔必書原是史例然志可嘉也此皆書其事而義自見者杜氏以書字貴之則安知去氏非賤之者左氏所云貴豈在是乎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三十六

毛檢討春秋傳

三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齊懿公公子商人既弑其君舍舍之母則魯女也魯使襄仲告于

王請以王寵親厚求昭姬于齊昭公妻故稱昭姬曰殺其子焉用其母

請受而罪之冬單伯如齊請子叔姬齊人執之又執子叔姬其不稱夫人稱子叔姬以義與齊絕比之室女士喪禮所稱女子子者是也夫以弑君之賊魯不能討天王不能正其罪第請其還母而見辱如是則周之衰魯之弱齊之惡逆無道第書事而義皆見焉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以執單伯事告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華孫者華耦爲宋司馬官其稱孫以華氏之孫如魯之稱臧孫季孫據此則益信書爵書名書氏書字之無所取也前新城之盟公與宋公同會宋地故宋復來盟修同好焉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穆伯卒時請歸墓不許齊人謀曰飾棺而寘諸堂阜魯地魯必取之十人以告十邑大夫大惠叔猶毀以爲請前惠叔請歸墓今期年猶哀毀

以立于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其葬視共仲制如慶父皆以罪降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六月者夏四月也周制日食天子伐鼓于社諸侯則伐鼓于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三十八

毛檢討春秋傳

古

朝而用幣于社此伐鼓在社與社之用牲皆非禮也說見莊

二十五年日有食之傳

單伯至自齊

晉卻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故伐之盟城下而還

秋齊人侵我西鄙以子叔姬故也

季孫行父如晉告齊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據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時公以齊難不與會其不書諸國名者正以公不會則未能以國通也說

見七年盟扈傳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此歸大歸也夫死子殺賊人立無所依則歸所自來此是恒禮但此與文公出姜同一不幸且同一大歸而出姜則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于此則書齊人來歸子叔姬以出姜歸齊姜自爲之子叔姬來歸則齊人爲之也此文例也若一稱夫人稱子叔姬則皆我所稱說見前傳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郭也

侵我復伐曹者以是年曹來朝也齊于是惡稔矣

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六

毛檢討春秋傳

五

齊將與魯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

肯曰請侯君間

疾瘳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視朔者謂告朔後聽視此月之政也

見六年閏月不告朔傳

公以疾故

自二月至五月凡四月不視朔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郟丘

郟丘公作犀穀作師公羊疏作舊

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得盟郟邱齊地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魯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據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

伯禽至傳公十七君

至是聲

姜薨以爲妖也故毀之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大饑庸人麋人率百濮以伐楚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于阪高蔭賈不可日不如伐庸夫麋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也我出師則羣蠻走矣乃自盧以往發廩同食先使廬人侵庸示以弱而後合卒而進之遂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杵公作處

宋公子鮑昭公庶弟文公厚施貸以結國人襄公夫人昭公祖母助之謀

殺昭公而代立前八年夫人殺其孫孔叔等司馬子邛握節死司城蕩意諸來奔公義之于十二年襄仲聘宋時送意諸還宋而復其官焉至是昭公田孟諸夫人使帥甸攻殺公意諸殉之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八 毛檢討春秋傳

共

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國語宋人弑昭公晉趙盾請師于靈公且旁告諸侯治兵振旅鳴鍾鼓擁鐔于丁寧以伐宋曰何故弑君至宋立文公而不能討賊反立之盾之謬戾如此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公作聖姜是以緩葬 有齊難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侯親伐我而晉不能救遂請盟左傳西鄙作北鄙孔疏疑經誤者以穀在魯北故也今濟北穀城縣

諸侯會于扈

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以平宋無功時公以齊難不與

會說見前盟扈傳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拜穀盟也

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秦伯罃卒

秦康公也公羊疏作穆公誤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馯之父爭田弗勝及邽位乃掘而別之斷尸也而使馯僕納鬪職之妻而使驂乘至是公游于

申池二人浴于池馯以扑扶職怒馯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扶汝庸何傷職曰與別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六

毛檢討春秋傳

七

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飲酒後去齊人立公子元懿兄惠公

六月癸酉莖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襄仲莊叔皆卿也禮凡賓介必一卿一大夫今二卿以兩事往襄仲賀齊惠新立莊叔謝齊來會莖故兩卿並行非賓介也穀梁不識策書誤以兩卿相為介而胡氏遵之誤矣據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且私事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叔仲惠伯襄仲見齊侯而請之時齊侯新立而欲親魯遂

許焉

冬十月子卒

襄仲乃弑惡太子及視太子母弟并殺叔仲惠伯立宣公不書弑諱

國惡也按書例未葬稱子既葬稱君時文公既葬禮當稱君與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兩皆未葬迥然不同然而新君諱之國史諱之在夫子當時自有急難以更正者況書君必書薨書薨必書葬既薨且葬則必祔主而禘廟一如閔公之爲例而事經久定豈能追易試問羣宮之中可得容子惡立一主否不得已而別爲書法第書子而不書名以爲此卒者不知何人假曰惡耶則惡宜稱君視耶視又不宜稱子儻以爲惡不成君而此不成君者子也非惡也儻以爲惡不入廟而此不入廟者非惡也子也此必舊史有惡字而夫子特刪之者世不解春秋不能解夫子書子之意以致漢儒許慎作五經異義遂謂未踰年之君不當立廟引左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八

毛檢討春秋傳

六

傳公羊爲証而鄭元蔡邕皆主其說使東漢幼主權奸強制如孝殤孝冲孝質諸帝皆以幼少崩殂不令列廟但遣太尉司徒分祀三陵謂春秋子惡明有前事是烏知春秋無子惡耶曾子惡而不成君不入廟耶

夫人姜氏歸于齊

歸大歸也傳曰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季孫行父如齊

莒弑其君庶其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陀愛之將廢僕僕因國人弑紀公以寶玉來奔公用季文子之言却之

皇清經解卷一百三十八終

嘉應生員葉軫校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三十八

毛檢討春秋傳

九

皇清經解卷一百三十九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

宣公元年至八年

蕭山毛檢討

奇齡著

宣公

公名倭一名倭又作委母敬嬴夫人穆姜識書問周達曰宣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踰年改元必又行即位禮此是周制但遭弑逆之變則不行而此又行者不以子惡之殺為弑也餘見桓元年公即位傳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前宣未立時襄仲聘齊惠以立宣請而惠公許之及宣立而

季文子如齊因請婚焉至是即位以求助之切急于逆女致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九

毛檢討春秋傳

一

先君之喪甫及暮年而遽行昏禮謂之喪昏

一名喪娶文十八年正月至此

年二月剛十三個月正暮年此直書而惡自見者若其稱女

又稱婦又稱夫人正所云在家稱女在途稱婦在國稱夫人

三名雜稱總無義例蓋譏貶有在而不在是也說見文四年

逆婦姜傳

夏季孫行父如齊

宣公篡立未安季文子既請婚于齊至是又復納賂以請會

以齊惠魯宣皆弑君新立相為聲援而齊大足恃則魯又將

托命焉然而君臣上下之罪不可問矣其後公會齊侯于平

州以定位襄仲如齊以拜成而齊則竟取我濟西田以責其

賂焉經之不憚縷悉而次第以記之使見者就其事以求其

義至于如此誰謂春秋爲斷爛報乎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前文十二年晉與秦師戰河曲兩軍交綏臾駢見秦使覘其將遁請薄諸河必敗之趙穿與胥甲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退師而秦師果遁至是以軍法討罪放胥甲于衛宜也然趙穿安在乎以宣子爲政行司馬法而不中如此夫子所爲直書之而義有取也放者罪遣之名安置此地不得他適日放

公會齊侯于平州齊地也

公子遂如齊拜成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責我賂也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九毛檢註春秋傳

二

我雖賂之未與也齊人乃責賂而取之去雖不用師徒然亦黷矣故特書曰取說見前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公作斐鄭地名

晉自趙盾秉政後外啟秦魯內殺諸卿大夫且累當列國篡弑構伐之際並無一詞能討正而所至納賂且隳壞軍政不克行陣如文九年楚人伐鄭盾會諸侯之師以救鄭而中道而返不及楚師十四年邾人伐我文公親乞盟于盾盾乃合諸侯之師以伐邾而反以納叛爭國詞屈而返十五年齊公



子商人弑齊君執天王之使以逐國母反來伐我肴以我乞師之故大會諸侯以伐齊而反納齊賂竟不出師十六年宋公子鮑弑宋君殺諸公族肴請合諸侯之師載鐘鼓并錡于丁寧大聲其罪以伐宋而宋人賂肴肴反立鮑爲宋君而還宣孟之爲政也如此宣孟肴諡至是齊弑君莒弑君魯又弑君而皆坐視不能討徒與楚人爭鄭陳宋三國又不能勝鄭穆公乃嘆曰晉不足與也適楚謀伐陳遂背晉歸楚隨楚師而侵陳宋焉肴乃親帥師救陳不克仍大會四國改救陳之師而爲伐鄭以爲鄭新貳于楚可討也楚復遣薦賈救鄭遇于北林名林亭在鄭北楚獲晉大夫解揚囚之晉人乃還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公作柳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九 毛檢討春秋傳

三

據傳晉欲求成于秦趙穿曰我侵崇秦之與國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乃侵崇而秦弗與成然則趙穿之誤軍政以誤國

事者亦既多矣見前傳

晉人宋人伐鄭報北林之役也

二年

春王二月王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大棘宋地

北林之役楚囚晉大夫解揚辱之甚矣其冬晉人猶合宋伐鄭而仍不能克至是宋鄭舍晉楚自決各帥師以戰而宋師

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司寇以非帥師不書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

五十人馘百人其兩書帥師但紀相敵並無義例與哀二年

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同據傳宋將  
戰時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斟曰疇昔之羊  
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輿入鄭師故敗宋人以兵車百乘  
文馬百駟贖華元半入而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不荷  
見叔牂羊斟而慰之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人也遂來

奔叔牂

秦師伐晉報崇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秦報崇之役元年伐晉圍焦晉河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晉

山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前二楚鬬椒救鄭盾師

復還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九毛檢討春秋傳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公作葬

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

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舂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

手問其故而患之士季即隨會也文七年與先蔑奔秦士會

先進諫盾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公伴曰吾知過矣會盾

稽首曰人就無過過而知改善莫大焉旣而不改宣子驟諫

公患之使鉏麇賊之鉏麇不忍賊觸槐而死公乃飲盾酒伏

甲將殺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而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

禮也遂扶以下公喉斃焉斃猛犬能順人意噬人明搏而殺之鬪且出

明死初宣子田于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饑問其病曰不食

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請以遺母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

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甲倒戈以禦公徒而免之

問故對曰翳桑之饑人也問其名不告而退于是趙穿風之

從父之子攻靈公于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

君以示于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

賊非子而誰宣子乃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朝于

武宮據傳稱趙穿弑君而太史董狐必書盾弑盾實未弑也

春秋責備賢者且以防漸故強加之罪其在史官爲謹微而

在宣子則爲受惡至今稱之無異詞焉嘗考春秋弑君三十

有六而其實書弑君者則二十有三若其可疑者有四則此

與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昭十三年楚公子比弑其

君虔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皆未嘗親弑其君而陳乞與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九

毛檢討春秋傳

五

楚公子比爲一類此與歸生爲一類雖不弑而實弑之與謹

微受惡之說迥然不同夫穿本盾弟亦本盾黨秦晉之戰皆

二人相爲最厲穿挑戰河曲而遁卽隨之文十穿侵崇而盾

實聽之年元盾之出山焉知不與穿相期而彼不伏也吾卽以

反不討賊四字詰之夫太史之爲此言者豈謂其事已往吾

將以此定爰書哉以爲上卿旣返正當討賊果能討賊便可

無罪故大聲以急呼之蓋欲其殺穿以謝先君不欲其受惡

而遂已也夫賊假人手尙知解免齊襄戕魯桓則殺公子彭

生以卸過晉狐射姑害陽處父則必殺續鸛居以委罪縱同

謀不忍猶當割恤以自白况本不相聞則必大奮其忠果之

氣立殺逆賊如鷹鷂之逐烏雀不待逾時而乃爲穿受惡卽

遣穿迎立新主與之比肩而事之則一弑一立皆屬豫定不謂之同謀不可也夫先君方被弑則繼立之際亦屬大事以晉之盛豈無荀韓隨卻之可使而必使此賊且記曰並朝武宮不共之謂何

徐仲山春秋日記曰繼弑以迎立而定使穿迎君所以杜他人之討之者此雖深文然肩

非無意也

鵬之

有云游俠傳云軼儒生有毀郭解者解

客殺儒生而斷其舌解不知也公孫弘曰解一匹夫而能使其客殺人解雖不知有甚于知者遂族解以此觀之盾雖不知有甚于知者予謂郭解實不知而盾則知之何也解惟不知故客得殺人亦惟解不知故客得倖免而不償殺使解知之則必不使殺知之則必能殺客以謝儒生而盾不然也然則靈公之弑盾固已知之者也不惟向知之今亦知之也若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九

毛檢討春秋傳

六

歐陽氏

修

謂經書盾弑則必盾實弑其君而無與穿事則又

不然從來操莽行弑並無手推刃以及其君者律殺人者死尙有造意知情與加功下手之不同既已造意亦何難令人加功且不必加功而後可稱爲殺人也如謂祇書盾弑並不及穿則此經所書將必待傳發而事始明萬一無傳不幾會參真殺人而盜跖可掉臂則又全不知春秋者春秋有簡書有策書予旣已言之屢矣

見前

孔子所修者簡書也左氏之所

修者則策書也簡者書其目而策書則詳記其事故甯殖逐

君經文所無而殖曰吾名在諸侯之策則以策書之必載也

策一獻王朝一藏本國一布諸侯謂之三策

豈有策書旣載而尙虞簡書之有漏

者然則是傳云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此

策書乎曰此非策書何言之曰晉史爲此策書時孔子尚未  
生也安所得孔子之言而記之此實左氏當時懾強趙之名  
疏盾功德因妄爲此言而實則猶有義者孔子不又曰惜也  
越境乃免乎越境者正欲其不反也謂反則必討賊也然則  
鉏麇之死靈輒之報提彌明之忠盾得人矣得人非賢乎曰  
據此則盾真弑君之賊有意爲之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春  
秋亂賊半屬守禮以要譽假行惠以結人心策書所載比比  
而是試卽以邇年策書証之公子商人之弑齊君也傳云商  
人驟施于國盡其家不足貸于公有司以繼之宋公子鮑之  
弑其君杵臼也傳云鮑禮于國人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  
也國之才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夫然後一出  
不弑之有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三十九

毛檢討春秋傳

七

而衆皆歸之今晉君左右皆盾人矣推是術也陳完之移國  
操莽之移天下皆在于是是趙氏分晉實始于盾尙何弑與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匡王也

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

公合下作一節穀以改卜下別作一

節

郊祀在三月然必先祀一時豫卜牛而滌養之

公羊註滌宮名養帝牲三

牢之處也每一牢養一月謂之三牢

故正月卜牛雖所卜者既傷其口再卜者

又死而三月之期依然不減則何難三卜而遽廢不祀則非  
禮矣故傳曰非禮若公羊謂卜祗二牛一是帝牛在滌宮三

月一是稷牛卽后稷配天之牛惟具是視

祗視牛體無災害不養滌宮

故

帝牛不吉則扳稷牛而卜之若又不吉則已之並不三卜此與傳義稍不同然周禮不傳而戰國諸禮又別無可據且春秋郊牛因死傷而廢祀者二易祀者二皆再卜而止並未三卜則似公羊此說猶差可信者若胡氏謂匡王未葬公當在凶服之中而遽行郊祀爲非禮則不然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則越紼而行事越紼者謂天子在殯輜車設紼而遇有郊祀則越而行之謂之越紼故曾子問云天子崩未殯惟五祀不行其尊于五祀者無不可行若既殯未葬卽五祀亦行矣况郊祀乎是以杜氏云不以王事廢天事正以郊者天事也天事則何可廢也胡氏言非也

皇清經解

卷百三十九

毛檢討春秋傳

八

猶三望

望以郊及不郊何望故傳曰非禮若魯三望是海岱淮非河海岱也胡氏言又非也

說見僖三十一年猶三望傳

葬匡王

天子七月而葬今止四月可謂禮乎

說見隱元年傳

楚子伐陸渾之戎

公穀俱無之字陸公作賁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彊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輕重未可問也

夏楚人侵鄭

鄭自元年秋背晉卽楚侵陳宋後晉隨合諸國伐鄭棐林而

晉大夫解揚爲楚所囚其冬晉宋復伐鄭不克至二年春則  
宋鄭大棘之戰鄭且獲宋華元焉故至夏而趙盾合四國伐  
鄭以報大棘乃楚師救至而盾卽引還至是晉人驟伐鄭及  
鄭鄭不得已與晉平而隨曾入盟楚人乃惡鄭人之貳于晉  
也于是侵鄭此實晉人無道必強其服已以嫁禍于鄭其中  
是非亦但書其事而義自見者若其不書晉人伐鄭與晉鄭  
平者以晉鄭不告故也胡氏謂鄭人卽楚則書伐以貶之鄭  
能歸晉則不書平以褒之誤矣晉楚兩大各爭宋陳鄭三國  
不過以忮忌之心兩不相下致爭噬弱小使之東西奔命無  
所適從向使大小相倚力能庇護則小之事大何難從一而  
乃朝攘之而夕棄之小國何辜長途暘鬼惟蔭是依而腐儒

皇清經解

卷百五

毛檢討春秋傳

九

無識又且執春秋之法以妄繩之謂朝從晉則朝衰暮從楚  
則暮貶而於是三國之冤魂無可告矣春秋書事以論世此  
晉楚爭國係文宣以後一大變局春秋歷書但有責晉楚而  
並無責宋鄭陳之理此義一定則時而責晉時而責楚開卷  
瞭然兩虞呼盧則盧必起而東西顧之乃司獵者不讓兩虞  
而反讓盧之東西顧其可通乎

秋赤狄侵齊

狄有赤白二種以赤  
衣白衣分別得名

宋師圍曹

前文十六年宋文公弒昭公十八年宋武氏之族將因昭公  
子奉司城須文公母弟以作亂文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  
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子伯華耦之館遂出武穆之族至是武

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宋興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初鄭文公賤妾燕姑嬖天使與已蘭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生穆公名之曰蘭至是病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杜氏謂莒邾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乃莒不肯而公遽伐莒則又事之非禮者按向本小國隱二年莒人入向而取之即為莒邑今此取向則仍不有其地觀襄二十年仲孫

皇清經解卷二百三十九

毛檢討春秋傳

十

速與莒人盟向依然莒邑可驗也

徐仲山春秋日記謂莒邾相去遠不類有怨此非經

傳文杜氏但以意解之者據經傳莒僕弒紀公以寶玉來奔而公却之未經平也至是魯與齊好欲共平之已行及邾國而莒又來辭故公怒伐莒其說較近理但無他可據且及邾當作至邾與公追齊師至讎弗及相比比例恐終未妥姑記此以俟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據傳楚人獻鼈于鄭靈公公公子宋與子家

子歸生

將見子公之

食指

第二指

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八宰夫

將解鼈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鼈召子公而

弗與也

欲使指動無效

子公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

子公與子家謀先

先下手也

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况君子反



譖子家子公譖也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

其君夷權不足也按此與二年趙盾弒其君夷臯例同趙盾

造意歸生知情同是一例不必加功下手始為弒也傳文本

策書經本簡書說已見前但傳自楚人獻鼃起至子家懼而

從之止是策書原文左氏因而潤色之若夏弒靈公至權不

足也是左氏愚意而大謬者歸生雖不知何官然鄭國上卿

皆公子為之其與公子宋必無甚低仰且前此文十七年諸

侯會扈時歸生親作書使執訊之官告趙宣子此皆當國者

所為其中敘十二年歸生佐寡君之嫡夷即今所弒靈公請陳楚朝

晉則亦非上卿不任此使且自歸生此書出而晉來行成且

使趙穿晉侯女婿池皆質于鄭則其人之彊幹有為原不在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九 毛檢討春秋傳 十一

趙盾下者况宣二年大棘之戰歸生實帥師與宋右師華元

相持竟獲華元樂呂并狂狡焉此其當國用事萬萬超子公

之上為何如而曰權不足是日較策書而茫然不知其就裏

者宜乎啖助趙匡之徒得共起而議其後也

鄭穆公以三年冬卒其子靈公以四年夏即被弒裁七月耳

于是鄭人立子良穆公庶子子良辭曰以賢則去疾子良名不足以

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即襄公將去穆氏逐羣而舍子良

以其子良曰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則亦皆亡去疾何

為何為乃舍之皆為大夫

獨留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以三年伐鄭而未服也

五年

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傳公如齊齊高固齊大夫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杜氏所謂留

公而強與大夫為婚是厭尊毀列累其先君而公然于廟行

飲至之禮豈非過乎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左傳無子字

叔孫得臣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傳云逆叔姬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按禮大夫以上嫁女有

皇清經解卷一百三十九毛檢討春秋傳

主

車馬送之詩王姬之車謂王姬家所乘來車百兩將之謂諸

侯大夫家所送車凡言車則馬在其中至三日之後先還其

車而留其馬必俟三月行祭然後并馬亦還之謂之反馬今

高固迎姬已及三月正當反馬但反馬遣使不必婿來而固

以叔姬歸寧之便與之同行公羊所謂雙雙俱至者則雖曰

行禮實失禮矣若其稱子叔姬者則以嫁不相敵如室女然

與文十二年十四年稱子叔姬雖事不相類而其書並同

楚人伐鄭

楚來伐鄭陳及楚平以晉不足恃也晉荀林父救鄭并伐陳

焉

六年

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以上年楚伐鄭時陳及楚平故也然是時荀林父救鄭時已  
伐陳矣今又伐之乎

夏四月

秋八月螽

冬十月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公卽位衛始修好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九 毛檢討春秋傳

三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黑壤地闕

鄭及晉平公子宋之謀也故相鄭伯以會晉而盟于黑壤王

叔桓公周卿實臨之但晉侯初立公未朝晉又不使大夫聘

晉人止公于會而不許與盟至納賂而後得歸故黑壤書會

而不書盟爲國諱也

八年

春公至自會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遂使齊不知何事但受命而出雖疾亦行若賓死未將命猶

有斂于柩而造朝使介將命之禮故哀十五年傳云朝聘而

終以尸將事今遂之返亦不知何故然以下卒垂觀之則應

是以疾返者故杜氏曰有疾而還然非禮也黃齊地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有事者禘也凡大祭曰有事故昭十五年有事武宮亦是禘  
祭與此例同但此兩事合書以公子遂之死適當祭日故上  
以辛巳冠之而書兩事于其下其不廢祀者據曾子問嘗禘  
郊社簋簋既陳聞有天子與后喪卽廢之卿無廢禮况垂在  
齊地豈有死日卽赴至者此時喪尙未聞焉能廢祀穀梁云  
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檀弓卿卒不繹皆不識經文者矣  
若其稱仲遂者仲本遂字故或稱襄仲或祇稱仲傳所云仲  
爲不道是也但字卽是氏如孫以王父之字爲氏而苟其賜  
氏則不必王父卽本身之字亦皆可賜祇生不賜氏必俟其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九

毛檢討春秋傳

古

身死而後賜之故宣公德仲立已急乘仲之死而賜氏焉其  
稱仲遂則卽字賜氏並非史官書法有所參預且亦並不在  
春秋褒貶之例觀仲遂之子稱仲嬰齊則明是實氏父子相  
承並無假借可驗也公羊不識例但知孫以王父字爲氏而  
不曉賜氏遂疑嬰齊氏仲定非子可氏父字者是必嬰齊曾  
繼兄歸父爲子而呼襄仲爲王父故有是氏因于歸父奔齊  
後造爲嬰齊繼歸父之說以亂經傳考歸父嬰齊皆襄仲之  
子歸父奔齊嬰齊居魯並無一絕一續彼此相繼之事此本  
經傳所無有者縱或有之大夫繼爵不繼統與天子諸侯不  
同天子諸侯以君臣爲父子故僖之繼閔卽子繼父歸父與  
嬰齊同爲大夫非君臣也嬰齊總繼兄亦不至呼兄爲父呼

父爲祖而况大夫爲後祇是繼爵並非繼人如鄭厲公立叔  
段後叔段未絕滅武仲求爲後于魯是時武仲現在也大夫  
無爵則繼之何會絕人求繼如子之繼父孫之繼祖蓋國君  
始繼絕大夫士庶並無繼絕如近代時俗之禮故文十四年  
公孫敖卒于齊敖之二子則文伯與惠叔也文伯以其子孟  
獻子少因以已繼敖之爵讓之惠叔然而文伯未嘗子惠叔  
惠叔未嘗以繼爵之故父文伯而祖公孫敖也此皆春秋近  
事之顯然者况春秋書法當校全經公穀釋經但就一經以  
造說而于全經前後並不一觀如公羊是說弟知仲嬰齊卒  
而不知有仲遂卒夫嬰齊之父已氏仲矣近代吳俗多有以  
弟繼兄後呼兄嫂爲父母者此敗倫傷化之極而長洲汪氏

皇清經解

卷一百三十九

毛檢討春秋傳

五

且復引公羊邪說以爲之據嗟乎六經從此掃地矣是不可  
以不辨

壬午猶釋萬人去籥

釋者祭之明日又祭之名卿喪不廢祀而釋本輕禮且齊魯  
接壤翼日則赴可以達而釋亦可已故曰猶釋猶者可以已  
而猶不已也若萬人去籥則祭必用樂而樂必舞萬萬者文  
舞武舞之總名其舞萬而去籥者以武舞用于戚左手執盾  
右手執斧文舞用籥翟左手執籥  
右手秉翟文近吉而武近凶故稍去文以示凶  
喪之意而公羊分萬籥爲二舞且曰萬者千舞籥者籥舞則  
于詩方將萬舞而下承之以執籥秉翟皆不通矣若杜氏以  
去籥爲惡其聲聞此亦襲公羊去聲之說而誤者夫樂以聲

傳八音之奏何止于籥必欲去聲將必詠歌之盡亡而第却舞人之左手何爲乎

戊子夫人嬴氏薨

嬴公作熊

嬴氏文之媵宣之母也說見前

晉師白狄伐秦

晉成秦桓初立後並未構兵而晉忽會狄伐秦大無道矣白狄見僖三十三年傳

楚人滅舒蓼

公作鄧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二國而滅而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皇清經解

卷百三十九

毛檢討春秋傳

六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公羊合下作一節敬嬴公穀作頃熊

己丑是卜葬之日言也此與定公丁巳出葬至戊午始葬而仍書丁巳例同敬嬴者敬諡而嬴氏公穀作頃熊則以秦女爲楚女矣且諡法甄心動懼曰頃例無諡小君爲頃者况王妣乎公穀之好異而無理類如此

兩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禮庶人懸封而葬不爲雨止言惟庶人葬事忽略懸封便葬故不爲雨止自大夫以上葬事煩多雨卽止之然且葬避不懷故先卜遠日

先卜下句以次而中句上句

今幸遲一日可以媿于葬用

遠日之義故傳曰禮也穀梁謂喪不以制故遇雨卽止而徐

逸引土喪禮有潦車載蓑笠之文以爲事有設備何用雨沮而胡氏又力主其說殊不知潦車蓑笠乃士官師之制與天子諸侯大異按周禮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而澤虞喪紀則共其葦蒲之事凡天子諸侯喪制甚設其禦雨諸備較有甚于士官師者豈周禮在魯並不一具必待土喪禮一言而後知之特是韜緯碑窆儀註旣繁厥蔭茶昼工力復願定非帷蓋筦簞所能行事故唐楊氏疏有云安得執縛五百人皆觸雨而行則萬一急于行事偶失不戒此非蓑笠苦蓋所得遮蔽其罪戾也若胡氏又云喪事卽遠有進無退此爲行匱言之今遇雨而止亦未嘗解車縛返廟庭不葬而退而乃以爲反喪之戒不亦謬哉日中之中穀梁謂足

皇清經解

卷二百三十九

毛檢討春秋傳

七

乎日之詞則古云日中則仄將盡日而後仄乎牙士虞禮云日中而虞言葬至日之中必急歸虞祭孔子所謂速反而虞者則日中二字明指葬節豈可妄言也

城平陽

山有平陽縣今秦

楚師伐陳

陳及晉平故楚復伐陳取成而還

皇清經解卷一百二十九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皇清經解卷一百四十

學海堂

春秋毛氏傳

宣公九年至十八年

蕭山毛檢討

奇辭著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左公穀皆以公至下別作一節 兼禮例

夏仲孫蔑如京師

春王使來徵聘至夏而孟獻子聘于周當時王以爲有禮厚賂之不書徵聘者諱之也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東夷國名 公羊以爲邾婁之邑誤

八月滕子卒

此滕昭公也不書名說見前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

毛檢討

一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伐陳辛

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左公穀皆以晉荀林父及辛酉分作三節

傳曰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

前年與楚成故無辛酉日

晉荀林父以諸侯

之師伐陳晉侯卒于扈而還

卒赴地卽書之杜氏謂扈在晉境外故書地則于襄七年鄭

伯卒于鄆昭二十五年宋公卒于曲棘皆境內地爲不合矣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宋人圍滕

伐喪也

楚子伐鄭晉卻缺帥師救鄭

左公穀皆以晉卻缺下別作一節

前七年冬鄭用公子宋之謀請與晉平會王人諸國而盟于



黑壤楚惡之故此復伐鄭晉卻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茅  
鄭國人皆喜惟子良  
公子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至

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按此楚惡鄭之貳已故親帥師  
稱楚子並無褒賞于其間胡氏不識例妄以四年伐鄭特書  
楚子爲褒其討歸生弑立之罪則此時書子爲不通矣晉楚  
爭疆有何褒賞况四年伐鄭專以前年侵鄭鄭不卽服而伐  
之非討逆也若左氏策書又有六年盟厲之役楚鄭旣平而  
鄭伯逃歸故有此伐則此時此事未見于經當是十二年楚  
子圍鄭之由而誤記于此者吾第取經以証經而傳之有無  
所不計焉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公穀作泄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

毛檢討春秋傳

二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于夏姬皆衷其袒服以戲于朝寧  
卽公孫寧與儀行父皆陳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衷懷也袒服近身之衣  
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亦不令公其收之藏其袒服公曰吾能收矣以  
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

十年

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此元年賂齊而齊取之者至是歸我以我服故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杜云不書朔官夫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據傳齊惠公卒崔杼有寵于惠公高國畏其逼也公卒而逐之遂奔衛其書崔氏者杜氏以爲典策舊法凡告者本皆書名今齊特以族來告而魯史仍之夫子亦因而不改此書例偶然非有他也若左氏謂非其罪故不名則非罪出奔而書名者亦衆矣且崔杼逆賊出而能反反而能弑君此何如入而可以非罪與之至公羊謂書氏以譏世卿則蘧氏釋辨有云崔杼祖父名不見經並非世卿且周制立宗專尙氏族故尚書曰世選爾勞詩刺幽王惡其絕功臣之世而孟子亦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則一日行封建將一日不絕世卿而公羊墨守必欲立此義以實已說然于春秋何當焉

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

毛檢討春秋傳

三

此如齊者奔喪也經不書諱之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

陳大夫名

夏氏子也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

子奔楚

六月宋師伐滕

滕人恃晉而不事宋故宋伐滕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襄仲之子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及楚平故晉合諸師伐鄭取成而還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傳以爲卽劉康公蓋王之季子而食采于劉者其來聘報前年叔孫蔑之聘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公作蕝繹邾邑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齊侯初卽位故往聘焉

冬公孫歸父如齊傳曰子家如齊伐邾故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左傳合上作一節

國武子來報聘杜氏曰旣塋成君故稱君命使也

饑

楚子伐鄭

是年夏鄭及楚平而晉卽合諸侯之師以伐鄭鄭不得已遂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

毛檢討春秋傳

四

與晉成至是而楚師又至然則爲鄭亦難矣是時晉士會救

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成鄭而還

鄭子家公子歸生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四

年弒君故也改塋幽公諡之曰靈斲者鑿剖其棺耳舊引喪大禮謂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

皆斲薄之不使從卿禮則迂矣屬裏棺名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穀作夷陵

是年春楚子復伐鄭以去年冬潁北之逐爲不得志也及櫟

子良鄭公子去疾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

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辰陵陳地

名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前四年公與齊平莒不肯因伐莒取向然莒仍未服也至是復會齊大夫伐之

秋晉侯會狄于攢函

晉卻成子求成于眾狄眾狄疾赤狄之役已也遂服于晉時諸大夫欲召狄而卻成子止之遂就狄盟攢函狄地名此與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例同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丁亥楚子入陳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寧公作甯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

毛檢討春秋傳

五

前年陳夏徵舒弑靈公時孔寧與儀行父並奔于楚以楚能

制陳也至是楚子果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于少西氏少西徵舒

之子夏禮子夏遂入陳轆夏徵舒于栗門轆者車裂也因縣陳改爲楚縣時陳

侯在晉靈公公子申叔時使于齊及反復命而退楚子讓之曰

夏徵舒弑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楚縣之公如葉公白公類

皆慶寡人女獨不慶何故曰夏徵舒弑君君討而戮之義也

今縣陳則貪其富也以義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

楚子曰善乃復封陳納其二大夫每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

州每鄉取一人以成一州按晉自文七年後趙氏忽主盟中

夏而荀卻繼之日與楚爭宋鄭陳三國而楚莊當興霸之際

晉徒肆忿虐必不能勝以致三國受禍東凌西創者歷二十

餘年究之厄運將裂使楚得大肆其威今年入陳明年入鄭  
又明年入宋三國殘俵幾乎滅盡卽晉自號能霸六卿三帥  
亦將舉而並喪之邲之一戰夫然後憤戾稍息自宣十三年  
至成六年晉楚爭鄭偶見于經而陳宋則終不及焉然則晉  
君臣之庸惡不道徒禍人國爲何如矣若夫楚之無禮徒知  
討賊而不知孔儀之當正法左氏稱善固不必然亦何足責  
焉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自十年夏被弑至此已  
二十二月矣

楚子圍鄭

前年楚來討鄭用子良之言已從楚而有辰陵之盟其冬晉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

毛檢討春秋傳

六

復來討以其盟于辰陵也鄭復徵事之至是楚復圍鄭旬有

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

哭也

于大宮鄭祖廟

且巷出車

示將見還

吉于是國人大哭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聽鄭人修城而復

圍之三月

九十

而後克入自皇門至九達鄭伯肉袒牽羊以

迎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其俘諸江南以

實海濱惟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惟命若惠顧前好

微福于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畹

楚滅九畹以爲

縣今欲

君之惠也非所敢望也楚子許之退師三十里使潘

尫

楚大夫

入盟鄭以子良爲質焉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

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鞏叔趙穿荀首趙同俱  
爲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間鄭及楚平桓子荀林父隨武子

士會皆欲還獨彘子穀先不可先以中軍佐濟河桓子不得已乃

俱濟時楚子北師次于垓鄭地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

右將欽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令尹孫叔敖請勿戰已南

轅矣楚子聽伍參伍奢祖父之言遽令改轅而北之會趙括趙同

佐彘子邀戰而魏錡與趙旃以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

師者駕以請盟入楚軍而實則挑之楚師潘黨逐魏錡而趙

旃又至楚子親逐之晉人懼二子之爲楚得也使軫車來迎

潘黨見塵起告曰晉師至矣遂疾進師車馳而卒奔以乘晉

軍桓子乃不知所爲鼓于軍中日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乃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

毛檢討春秋傳

七

爭舟舟中之指可掬焉惟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

下軍軍之奔者以廣隊兵車不能進楚人教之脫局車上兵闢少進

馬旋又教之拔旆投衡拔旆投衡上使車輕馬可進乃遁獨趙旃被逐時

以良馬二與兄與叔父而已乘他馬以奔遇大夫逢氏始得

車而魏錡御知莊子荀首莊子之子知罃爲楚熊負羈所囚莊

子急反戰射連尹襄老死載其尸又射公子穀臣而獲之及

昏楚師軍于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終夜有聲或勸楚子

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楚子不許遂還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杜云十二月無戊寅當是十一月十九日

蕭宋附庸國之近楚者莊二十三年蕭叔朝公僖三十年介

人侵蕭皆蕭國也至是爲楚所滅矣若定十一年自陳入蕭  
與自曹入蕭則實宋邑名與此無涉舊註皆誤說見莊十二  
年宋萬奔陳傳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陳與鄭幾爲楚滅晉固不得而爭之矣惟宋尙服晉晉乃懲  
陳鄭之叛重結曹衛以要宋清丘一盟所以爲宋人伐陳地  
也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前清丘之盟晉惡陳鄭之服楚而共謀討之宋先伐陳當以  
曹衛爲同惡之國而衛反救陳則叛盟矣但晉衛本相敵而  
晉視衛爲臣屬衛久不平况晉自趙孟主盟以來日與楚爭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

毛檢討春秋傳

八

與國而不能護毗徒授禍耳在昔文元年晉伐衛時衛成公

與陳共公約不受晉責故垂隴之盟陳衛相恤

在文二年

至今不

忘此非清丘一盟所能間也是以今之救陳在清丘爲叛盟

而在垂隴則爲守信况當文元年衛報伐晉本孔達帥師以

致衛人執孔達以說晉今孔達仍帥師則達亦直以其身殉

此行矣故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來討我則死之則是

晉之惡衛之弱達之致死不避有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苟

氏不知時并不識春秋大義責楚責宋曾無一定乃于此曰

衛之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而于後殺孔達則又曰孔

達棄信以危社稷稱國以殺惡其累上夫爭強要信雖在孺

子猶知其非義以解經之儒而一曰叛盟再曰棄信亦已異

矣且孔達臨殺直曰苟利社稷我則死之今反曰累上曰危社稷則必達死而晉有一矢之遺加于衛者遍考經傳無是全經既不觀而一事始末又茫然不知其所自祇于書人書國間妄稱貶絕嗟乎衛君臣何罪而忍貶絕之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前十一年齊魯共伐莒以四年平莒未服也至是則齊專伐之

夏楚子伐宋

以宋爲清丘之盟而伐陳也

秋螽

公作螽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

毛檢討春秋傳

九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

穀作穀

討邲之敗也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衛之救陳也衛孔達實帥師焉晉以背清丘之盟使來責衛其來使之入守而勿去曰罪何所歸蓋欲得孔達也達因請

曰苟利社稷請以我說

說謂說晉與文二年陳共公請衛執孔達以說晉同

我則爲政

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晉使去至是達自縊衛人以說晉并告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構我做邑于大國旣伏罪

矣敢告已而哀其有成勞

謂平國之功

衛侯以己女妻達之子且

使襲父位爲大夫焉按春秋專殺大夫者三十有二其稱國



以殺而不去其官如云某國殺其大夫某者二十有四凡殺弑君之賊與忠良無故而殺者書總一例舊以書國書人書名書爵妄生褒刺者全屬冤獄然而書例不殊而義各有取如此經連殺大夫一是先殺一是一孔達皆書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本似一例然各有義者晉之先殺楚之得臣皆以喪師殺者也晉殺其大夫先穀當與僖廿八年楚殺其大夫得臣同衛之孔達蔡之公子燮一以違晉殺一以違楚殺者也衛殺其大夫孔達當與襄二十年蔡殺其大夫公子燮同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晉使宋伐陳又親伐鄭總以其貳于楚也夫以臨滅乞存之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

毛檢討春秋傳

十

國而惡其乞存而必伐之豺虎無是矣是時晉但蒐鄭而不入猶畏楚也鄭伯乃如楚且使子張代子良而還子良質楚者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曰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文十年楚子田孟諸時申舟誅宋公僕曰

鄭昭宋聾言一明一闇也晉使不害我則必死楚子曰殺汝我伐之

見犀而行犀申舟子以子託王示必死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

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履及于窒皇寢門劔及于寢

門之外車及于蒲胥之市遂圍宋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據傳孟獻子言于公曰臣聞小國之免于大國也聘而獻物

玉帛于是有庭實旅百至人答朝而獻功如鄭伯覲於是乎

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言來報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

何及矣見責而今楚在宋公其圖之公說乃使歸父會楚子

于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人使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晉大夫不可使解揚如宋

令無降楚佯曰晉師悉起將至矣夏五月楚子以圍久自去

皇清經解卷一百四十

毛檢討春秋傳

十一

九月至此已將去宋申犀稽首于馬前曰無畏其父申知死

而不敢棄王命王棄言焉楚子不能答申叔時僕也曰築室

反耕者築室于宋而分兵宋必聽命楚子從之宋人懼使華

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

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鑿不能從也去

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懼其猝害已也戰國刺客之風

人而知其守將左右謁者與之盟而後告楚子退三十里于

是宋及楚平華元為質此與十一年楚子入陳十二年楚子

圍鄭同一晉楚爭與國事而至此而宋鄭陳三國皆已大創

晉苟知耻夫亦可以稍休假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赤狄狄之衣赤衣者潞者國名赤狄之別種也子爵也嬰兒潞子名據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鄆舒爲政相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使荀林父伐之敗狄于曲梁辛亥滅潞書癸卯從赴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

秦人伐晉

秦自文二年報晉人侵崇之後秦晉各易君兩相休息而晉復召狄伐秦故秦又伐晉次于輔氏晉地會晉景公治兵于稷略狄土立黎侯而還狄奪黎地故晉復立之及雒魏顛遇秦師輔氏遂敗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王札子王子而札名者傳稱王孫蘓與召氏毛氏爭政使王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

毛檢討春秋傳

三

子子捷

札字

殺召戴公及毛伯衛此非王命殺而兩下自相殺

者與昭八年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例同據傳王孫蘓

奔晉晉侯使隨會平王室定王享之原襄公相禮餞于餼

武子隨以享當體薦而王聞之名武子曰王享有體

薦王爲公侯設享則半解宴有折俎宴則須可食故體解公

當享卿當宴王室之禮也武子歸而講求典禮以修晉國之法

法

秋螽禮

例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公作牟婁杞邑

初稅畝

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故論語哀

公曰二吾猶不足蓋自宣十五年至定哀皆稅畝矣其曰初言自此始也稅者徵取之名

冬蝻生

蝻蝻之始生者

饑

五稼不熟曰饑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赤狄別種范氏曰前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邑也左傳又有鐸辰亦留吁之屬

夏成周宣榭火

榭公穀作謝火公穀作災

成周洛陽周之東都宣榭者周宣王之榭也火者災也按爾

雅釋宮無室曰榭凡廟無室者室卽寢也但寢制有三一

皇清經解

卷二百四十

毛檢討春秋傳

三

是廟後之室廟以寡尸而室以藏主分作兩層如禮器子路與祭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是也一是割廟前之半以爲室如廟前庭曰廟寢曰正寢其兩楹之間曰適室兩楹之傍曰翼室是也一是割廟後之半以爲室如周禮疏祭在前廟薦在後寢漢傳昭儀傳註廟前曰殿半以後曰寢是也是以周七廟之制無無後室與前寢者惟周禮隸僕掌五寢之埽其曰五寢謂高曾祖禰并祫廟五廟有後半之寢而高祖之父與高祖之祖雖同在七廟中而以遠當祧不置半寢遂限爲五寢之埽此廟制也今宣王中興雖本不祧而遠廟無寢因之有宣榭之名何則以無室故也孔疏引國語先王之臺榭一語以爲榭必是講射之堂而其名曰宣則不能解且射

堂偶災何足以布告天下公羊明知爲宣王之宮然不曉其  
制遂有疑祧廟之無後室者胡氏且從而兼之謂講射宣廟  
有堂無室夫以先王之廟而可爲射堂宜乎在泮獻囚直黻  
人于夫子之廟庭而不知非也古學宮與孔子廟處爲二今以文廟爲泮林則獻囚在廟

矣此亦大無禮者

秋邾伯姬來歸出

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莖許昭公莖蔡文公左公穀俱分作分作兩節

皇清經解卷二百四十毛檢討春秋傳

古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杜云不書朔官失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晉地

晉侯將盟諸侯使卻克微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  
克跛而登階婦人笑于房克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者不涉

此河乃先歸使其介欒京廬待命于齊齊侯使高固晏弱蔡  
朝南郭偃赴會高固先逃晉乃會于斷道而執蔡朝晏弱南

郭偃三人既而用苗賁皇楚鬬椒之子奔晉者言使逸之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聃卒

叔聃宣公母弟也左傳云凡大子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  
弟此策書通例使然若簡書則不同僖十六年公子季友卒

公不在亦稱公子昭元年陳公子招昭八年陳侯之弟招則公不在而公子與弟皆可稱並無一例

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晉以斷道之會齊侯不親至為討齊侯乃會晉侯盟于緡以

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遂還

公伐杞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鄆子于郕

此邾大夫就鄆殺鄆子也凡大夫不得名則皆稱人說見前

甲戌楚子旅卒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

毛檢討春秋傳

圭

公孫歸父如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公孫歸父以公命如晉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

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襄仲殺子惡是齊甥故失齊援臧孫叔臧文仲子怒曰當

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臧孫請去之遂逐

東門氏子家歸父字還及笙壇帷除地為壇而張帷復命于介君薨命于

殯殯升自西階執圭復命北鄉哭出祖括髮入門右即位踊今不得至殯則立介為位介南面歸父北面執圭如前行禮

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

皇清經解卷一百四十終

嘉應生員張嘉洪校

皇清經解

卷一百四十

毛檢討春秋傳

六

